

做全面的评论,在这里就不详谈了。

作者在书的前言中说:“感到有必要写一部小书(指本书),希望以此引起文史学界开创新领域”,这一希望是好的,对于发展学术、对读者、对自己各方面都是有益的。

笔者简陋,读书很少,上面所谈,也未始无错,还希望广大读者指正。

关于蒲松龄的“闹中越幅被黜”商榷

杨海儒

清初著名文学家蒲松龄于康熙二十六年(公元1687)秋天赴济南参加山东乡试,因“闹中越幅”而“被黜”。他的词《大圣乐》(闹中越幅被黜,蒙毕八兄关情慰藉,感而有作)记为:“得意疾书,回头大错,此况何如!觉千瓢冷汗沾衣,一缕魂飞出舍,痛痒全无”。(《蒲松龄集》)。

对于蒲松龄的“闹中越幅被黜”过去并无异议,但近年来随着蒲松龄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,有的专家、学者对此有了新的见解。如李厚基的《蒲松龄的生平与著作》一文中言:“他游历下,应乡试,但闹中越幅(答卷不合八股的规定格式)被黜”;马瑞芳的《鬼狐史与青云路——漫谈蒲松龄和他的〈聊斋志异〉》一文中言:“蒲松龄历下应试,因闹中越幅(文章超过限定字数)被黜”;马瑞芳的《料应厌作人间语,爱听秋坟鬼唱时——蒲松龄生平简介》一文中言:四十八岁时历下应考,因“闹中越幅,(八股文超过了限定字数)被黜”,殷孟伦、袁世硕编《聊斋诗词选》(1983年版)中的注释为:“《大圣乐》:词牌名。康熙二十六年(1687),作者参加山东乡试,由于作文超过八股文所限定的字数,被取消继续参加这科考试的资格,即题中所谓‘闹中越幅被黜……(164页〔注释〕①)’,‘得意’二句:是说在科场里

文思如注，下笔不能自己，到头来才发现超过了限定的篇幅”。以上诸说盛传一时，¹但笔者对此不敢苟同，认为实有商榷之必要，故提出以就教于专家、学者。

以上诸文中都承认蒲松龄此次“闹中被黜”系因“越幅”，但却又将“越幅”解释为“答卷不合八股的规定格式”及“文章（或八股文）超过限定字数”之说，致使读者产生种种疑问：“闹中越幅”应作何解？是“答卷不合八股的规定”呢？还是“文章（或八股文）超过限定字数”呢？难道被誉为“著名文学家”的蒲松龄连当时一般考生应该掌握的基本知识也都忘记了吗？因此，有必要先澄清上述疑点。当时清代闹中有明确规定：“试卷题字错落，真草不全，越幅、曳白、涂抹、污染太甚，及首场七艺起讫虚字相同，二场表失年号，三场策题讹写，暨行文不避庙讳、御名、至圣讳，以违式论，贴出”（《清史稿》卷一百八《选举三》）。其中“越幅”被列以“违式论”，“贴出（即将犯规考生的试卷截角，并用蓝笔书其姓名事故，贴出场门之外，摈斥不准入试）”。有关“八股文的规定格式”，只有“首场七艺起讫虚字相同”在“以违式论，贴出”之列。而“文章（或八股文）超过限定字数”一说，却未载其中。至于“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八股文，体制、字数有严格的规定。康熙时规定为五百五十字，后又改为六百。超过了这个限数，就作为不及格，取消资格”之说，则与“以违式论，贴出”系两码事。“不及格”与被“贴出”不能乱为一谈。再说，蒲松龄的八股文写作水平也并非那样低劣。据张元所撰《柳泉蒲先生墓表》记载：“……先生初应童子试，即以县、府、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，文名藉藉诸生间……”（路大荒：《蒲松龄年谱》）。况且蒲松龄一生以授徒为业，又多次应试，系闹中老手，必深谙八股。答卷不可能“不合八股的规定格式”，更不会出现“文章（或八股文）超过限定字数”的事故。在此仅举其十九岁初应童子试答卷中的制艺（即八股）文为例（试题：“蚤起”、“一勺之多”）。当时的山东学政施愚山（闰章）对此极为称赏，原批：“首艺空中闻异香，下笔如有神。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，直足以维风移俗。次，观书如月，运笔如风，有掉臂游行之乐（路大荒手抄《聊斋制艺》）。以上可看出，蒲松龄此次“闹中被黜”确系“越幅”无疑，而与“答卷不合八股的规定格式”及“文章（或八股文）超过限定

字数”之说毫无关系。

那么，何谓“越幅”呢？所谓“越幅”，即“隔一幅也。【六部成语、礼部、越幅、注解】书卷之时，误隔一幅，不相接连，谓之越幅”（《中文大辞典》第三十二册，第129页）。由此可以断想，当时蒲松龄在考场上因“得意疾书”之中一时疏忽，使试卷误隔一页，铸成“大错”（即“越幅”）。而其深知“越幅”的严重后果（即导致“被黜”），故顿“觉千瓢冷汗沾衣，一缕魂飞出舍，痛痒全无……”。其震惊状态及颓丧心情在《大圣乐》词中表露无遗。因此，笔者认为：“越幅”既非“答卷不合八股的规定格式”，又非“文章（或八股文）超过了限定字数”之说，而应以“书卷之时，误隔一页，不相接连”解释为宜。

以上管见，恐有不妥，敬请专家斧正。

《魏源年谱》评介

任 清

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历史画卷中，魏源和林则徐等，都是“开眼看世界”的第一批先进人物。湖南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黄丽镛所著《魏源年谱》，是魏源研究的新成果。该书共二十余万言，由“魏源年谱”、“魏源著述”、“魏源研究资料”三个部分构成。乃迄今为止关于魏源研究的一个较为完备的文献资料性专著。通读全书，感到该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：

一、搜罗弘富

是书著者自六十年代初期，即着手魏源研究，曾与吴泽先生联名在《历史研究》等刊物上，发表过《魏源〈海国图志〉研究》等一系列论文。此后，二十余年来，始终坚持不懈，不仅反复阅读了魏源本身卷帙浩繁的著述，且尽可能涉猎了同时代的政书、奏议、方志、文集，以及北京图书馆等馆收藏的手抄本、未刊稿；还广泛浏览了国内外研究魏源的论著，查阅摘录的各种图书、期刊资料多达数百部，且书中所有引用资料，均一一注明出处。该书收有二十多件魏源的佚诗、佚文、书信，为现有《魏源集》所未收，诸如《复邓守之书一》、《复邓守之书二》、《与邓显鹤书》、